

嚴厲制裁流氓盜匪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嚴厲制裁流氓盜匪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嚴厲制裁流氓盜匪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上海紹興路五十四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1221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 8/9 字數 17,000

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55,000

定價 八 分

目 錄

一	產生流氓、盜匪的社會根源	1
二	流氓、盜匪對國家、社會的破壞性和危害性.....	9
三	批判幾種對待流氓、盜匪的錯誤看法	19
四	正確掌握與流氓、盜匪作鬥爭的政策界限	24
五	怎樣協助國家機關、公安機關與流氓、盜匪 進行鬥爭.....	27

一 產生流氓、盜匪的社會根源

什麼是流氓、盜匪？

什麼是流氓、盜匪呢？

流氓、盜匪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分子，他們整天不勞動，專靠剝削人陷害人過生活。

在舊社會的反動統治下，一些沒落的封建階級，破產的資產階級，失意的官僚、政客、國民黨黨棍等，他們組織了強大的流氓集團，直接幫助統治階級陷害人民，欺壓人民。

在這個聲勢浩大的流氓、盜匪隊伍中，更有一些流氓分子，專門以組織流氓集團為職業，成立了各種流氓幫派，並且仗着這些幫派的勢力，來提高自己的地位，使自己上昇為流氓隊伍中的大頭子。

解放以前，中國人民身上，壓着三座大山——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、官僚資本主義，人民的生活，非常痛苦。那時候，農村裏有些農民失去了土地，城市裏有些工人失去了職業，找不到工作，他們中間很多人不得不沿門乞討，過乞丐的日子，也有一些人忍飢挨餓，走投無路，最後不得不投河、自縊，或活生生地餓死。但也有一些人因長期脫離生產，不務正業，養成了游手好閒、厭惡勞動的習慣；再加受了剝削

階級的影響，滋長了腐化墮落的思想，這批人就漸漸地變了質，成了專門敲詐、勒索、偷盜、搶劫的害羣之馬，最後他們也參加到流氓、盜匪的隊伍中去。

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，流氓、盜匪是舊社會產生的，他們是舊社會的寄生蟲，同時幫助反動統治階級危害人民、剝削人民，有的還成為反動政府統治人民的工具。

流氓、盜匪的主子又是誰呢？

一、帝國主義。帝國主義要在中國剝削我們廣大的人民羣衆，光靠少數的帝國主義分子還不成，他們一定要依靠反動軍閥、官僚和地主階級的合作，同時還要豢養一批爪牙，把這些爪牙伸張到中國的各個角落裏去，替他們幹那些搶奪擄掠的勾當。例如，上海從前就是帝國主義“冒險家的樂園”，帝國主義者在租界上，不但有公開替他們“維持”社會秩序的“巡捕”和“包探”，另外還有那些歪戴鴨舌頭帽子的流氓、盜匪，暗中替他們強取豪奪，魚肉人民。要有誰反對帝國主義，這些流氓、盜匪首先就密報巡捕房，並充作打手，來鎮壓人民的愛國運動。上海大流氓黃金榮，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做“包探”，專門幫法國人敲中國人的竹槓，今天想法收一種捐，明天建議創一種稅，後天又說什麼事應該罰款，並幫助帝國主義摧殘和壓迫愛國人民，這樣，他就成了法帝國主義的好奴才。他還組織了些嘍囉，到處打架，惹事生非，耀武揚威，壯大自己的聲勢。

由此看來，帝國主義養和收買流氓、盜匪做它們的走狗，對統治中國人民是能起積極作用的；同時，流氓、盜匪也正好依賴帝國主義做他們的靠山，在社會上為非作歹。

二、蔣介石國民黨。解放前，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國人民進行統治，也是依仗着流氓、盜匪的勢力。蔣介石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政治，就是一種流氓政治。

何以見得呢？請看下面的事實。

上海過去有個大流氓頭子，叫杜月笙，他本來是個無業游民，因為結夥搶劫烟土和販運烟土起了家，後來便成為全國最有勢力的“吃白相飯”的“大亨”。一九二七年，蔣介石叛變革命後，跟杜月笙、張嘯林和黃金榮的流氓勢力結合，並與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，對上海的工人階級進攻。血腥的震動全國的“四一二”事件，便是蔣介石與帝國主義、流氓頭子合作下，屠殺工人階級的罪證。

蔣介石本人就是舊中國最大的一名流氓，他在沒有“發跡”以前，曾經投拜黃金榮門下為門生。當他有了“政治資本”之後，便公開地與帝國主義進行人口、鴉片、軍火的買賣。在這些與帝國主義者血腥的交易當中，蔣介石的師父和朋友，就有的出錢，有的出打手。出錢的就是交易所老闆虞洽卿，出打手的就是他的老師父黃金榮、杜月笙之類。

蔣介石國民黨不但利用這些流氓、盜匪來欺壓人民，屠殺人民，掠奪人民的勞動果實，而且還指使流氓、盜匪在社

會上到處惹事生非，進行反革命活動。他們利用流氓、盜匪充當迫害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的兇手和打手，他們利用流氓、盜匪鎮壓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。在蔣介石拒絕抗日的時期，流氓分子常常帶了木棍、皮鞭和手槍，鞭打工人和學生的遊行隊伍，並且還闖到一些進步的電影公司和書店，大打出手，對革命運動進行威嚇和破壞。

因此，在蔣介石國民黨統治時期，流氓、盜匪也正是反動統治的有力工具之一。

三、地主階級和其他封建勢力。解放前，在城市中，流氓、盜匪和封建勢力勾結起來，成為一些行業中的封建把頭。他們還組織種種罪惡的反動會道門。這些封建反動組織，在北洋軍閥混戰時期勾結軍閥禍害人民；在敵僞時期勾結敵僞，組織僞軍，在敵人的指使下充當屠殺人民的劊子手；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與解放後，又勾結蔣匪特務或在蔣匪特務的控制下，進行各種破壞活動。

在農村中，地主階級和惡霸分子，他們也懂得利用流氓、盜匪分子來維持封建統治。地主階級通過封建的土地關係，欺壓農民，剝削農民。他們逼租逼糧，拆放高利貸；他們私設公堂，拷打農民。地主階級這種種罪行，沒有流氓分子做他們的幫兇，是做不開市面的。甚至有些地主、惡霸分子，家裏專門養着一批打手，準備隨時隨地對農民進行威脅，詐取農民的錢財，迫害農民的生命。

解放前的舊中國，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，它們三位一體，互相勾結，互相利用，它們連成一氣來欺壓和屠殺我們中國人民，同時，它們也都需要利用流氓、盜匪來作它們的幫兇。

從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結論：什麼是流氓盜匪呢？流氓、盜匪就是幫助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、官僚資本主義迫害中國人民的兇惡的爪牙。

解放後流氓、盜匪爲什麼還會存在？

中國革命勝利以後，流氓、盜匪所依靠的那三座大山給推翻了。人們以為，這一下社會上再不會有什麼流氓、盜匪了，其實不是那麼簡單。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運動和以後的多次社會改革運動中，確實有一部分罪大惡極的流氓分子，受到人民政府的懲罰，該關的關，該押的押，該槍決的槍決，同時，也有不少流氓分子，不斷地得到了教育和改造，有些已改邪歸正，參加勞動，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。但是還有一部分執迷不悟的流氓盜匪，他們拒絕改造，繼續在社會上作惡，用種種方法來破壞國家的經濟建設，擾亂社會的秩序，危害人民的生活。

全國大陸解放以後，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。它們一方面不斷地派遣特務分子到我們大陸上來，陰謀推翻我們人民政權，一方面還利用這些拒

絕改造的流氓、盜匪分子，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。

這些流氓、盜匪，根據他們的來歷，可以分成以下幾類。

第一類：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些老流氓、慣盜、慣匪、騙子手等等。上海最近判處死刑的老流氓周瑞富和王桂德都屬於這一類。他們解放前一貫聚集流氓打羣架，姦污婦女，進行盜竊、搶劫等罪惡活動；解放以後，經過人民政府屢次教育，仍然不知悔改。

第二類：漏網的反革命分子。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，政府對一些公開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，分別作了處理，但是還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，他們用各種方法使自己隱蔽起來，被他們漏了網。上海的流氓、盜匪虞正欽，原來就是反革命特務分子，解放前歷來充當蔣賊、日偽警察局長、特務組織“蘇浙沿海諜報組上海站”的站長等偽職，一貫進行反革命活動。解放後欺騙勾引三個不滿十歲的女孩，殘無人道地把她們強姦了。這個反革命分子終於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了死刑。

第三類：反動統治時期的兵痞子，他們原來都是一些偽軍官、偽警察、偽憲兵等。上海最近判處死刑的蘇海閔，解放前參加偽軍十多年，解放戰爭中被人民解放軍俘虜了，經過教育以後，勸他回鄉勞動生產。但是他非但不回鄉勞動，反而繼續在社會上為非作歹，作惡多端。

第四類：地主惡霸分子。土地改革中，人民政府也分給地主階級一份土地，讓他們從勞動中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勞動人民。但是有一部分反動的地主惡霸分子，他們厭惡勞動，仇視人民政權，在暗中進行盜竊、搶劫等反革命活動，甚至有的還公開殺人放火，企圖破壞人民民主專政。

第五類：封建會道門頭子。這些惡棍原來都是些漢奸、軍閥、地主、惡霸和地痞流氓，一向是蔣匪幫統治人民的爪牙。他們專門依靠封建迷信的反動組織，從事破壞革命、危害人民、擾亂社會、姦淫婦女的勾當。解放前，他們替日本鬼子和國民黨抓壯丁，抓勞工，搜集情報，殺害革命幹部。解放後他們散佈謠言，迷惑人民，許多道徒受騙後傾家蕩產，走上了絕路。被他們阻止求醫，強迫吃香灰而誤死的人，更是成千成萬。

第六類：不法資本家。為了拒絕改造，不法資本家使用各種流氓手段，拿金錢、女人和淫書引誘那些意志薄弱的職工，帶領他們到下流娛樂場所去，吃喝玩樂，腐蝕他們的意志，進一步使他們走上流氓、盜匪的道路。上海尤豐五金號資本家勾引工人聚賭，跑跳舞廳，使得工人浸沉在腐化生活中，放棄了對他的監督，他就乘機進行“飛過海”漏稅活動。不法資本家抗拒改造，有時還直接收買流氓、盜匪來擾亂社會治安，偷竊和破壞國家財產。

這就是在我們今天的新社會中，為什麼仍然還會有流

氓、盜匪存在的原因。但是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，只要我們大家提高警惕，堅決和流氓、盜匪作鬥爭，社會上流氓、盜匪分子是會一天天少起來的，最後會把他們消滅的。

二 流氓、盜匪對國家、社會的破壞性和危害性

流氓、盜匪的醜惡面目

流氓、盜匪在社會上犯罪累累，真是所謂“罄竹難書”；他們的面目也是異常醜惡的。

流氓的嘴臉，可以用下面幾個字把它畫出來：歪戴帽，斜視眼，滿臉橫肉（當他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時，也可能偽裝成正派人的樣子）。只要對人稍為有些不樂意，他便會雙手叉腰，兩眼一瞪，順手一記“耳光”，打得對手七歪八斜。

他們成天幹的就是“拆梢”“敲竹槓”“吊膀子”“打相打”，為非作歹，到處撞騙。

在我們看來，勞動是高尚的事。世界上的一切財富，個人和集體的一切幸福，都是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。勞動得越好的人，才是生活得越有價值的人。但是在流氓、盜匪看來，勞動是下賤的事，勞動是“受罪”的事，愛勞動的人，都是自己“找罪受”；他們以為不流一滴汗却能享樂才是“本領大”，“吃得開”。

在我們看來，生活樸素，是一種美德。但是，在流氓看來，不懂得享樂腐化是“壽頭”。

他們在腐蝕工人的時候，就會對工人說：“像我呀，玩過的女人，照片可以貼滿一屋子。”“五層樓酒家這批人，不動腦筋，每天玩，多舒服。”最後的結論是：“年紀輕輕的不玩，等着老死呀！”的確，流氓、盜匪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吃喝玩樂。

他們在腐蝕學生的時候，就會對學生說：“你呀，還讀什麼書，直挺挺地坐在教室裏，有什麼意思！”那末什麼事最有意思呢？“跳舞場裏交女朋友，吃吃白相相，真開心！”

他們在引誘兒童的時候，就問他：“我有鈔票，我帶你出去玩好嗎？”“你要吃糖嗎？你要鈔票嗎？”就這樣把孩子騙去為他們的罪惡目的服務。

在我們看來，損人利己是最不道德的行為。但是，在流氓看來，不能損人利己的人是“傻瓜”、是“懦夫”。他們認為，一個人在一動腦筋的時候，就應該是怎樣搞陰謀、陷害人，怎樣使人倒霉，並且把人害得越慘，自己的收穫也越大。

流氓的思想，就是這樣醜惡的。

流氓既然厭惡勞動，又要享樂腐化，那末他不陷害人又怎能生活下去呢？所以，流氓的嘴臉，流氓的思想和流氓的行為，為什麼會這樣醜惡，這也是不難理解的事。

流氓、盜匪對國家和社會的破壞性和危害性

從一九五三年起，我國已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。我

們人民的生活，一天天好起來。大約經過三個五年計劃，我們國家就要變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，人民的生活會更加幸福，更加美滿。但是那些萬惡的流氓、盜匪分子，不甘心讓我們國家好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，也不甘心讓我們人民過幸福的生活。他們大多成幫結夥，進行有組織的活動，並採取各種方法，來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，破壞我們人民的幸福生活。他們的醜惡罪行，給我們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危害。

第一，流氓、盜匪的罪惡活動，破壞了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。

我們全國人民，正在各種不同的崗位上，辛勤地勞動，努力地工作，一心一意要把我們的國家，建設成一個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。但是那些流氓、盜匪分子，却從各方面來破壞我們勞動建設的成果。

我們通過勞動生產來積累建設資金，但是流氓、盜匪却到處進行盜竊和搶劫，使公共財產遭受損失。他們從工廠裏偷走了建設的原料，從合作社裏偷走了布疋等日用品，從人民銀行裏偷走了國家的資金。

瀋陽市盜竊分子趙文斌和奸商勾結在一起，自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這一期間，先後從國營工廠中盜出鋒鋼五百八十多斤，如果用這些鋼料來製造切削金屬用的車刀，就可製造二萬三千二百八十個，可以供兩千名工人使用一

年。他盜出這些鋼料後，賣給奸商，奸商又以高價賣給國家收購站，工廠又從收購站把鋼料運回來。這樣一轉手，大量的國家財產就落到了盜竊分子和奸商的手裏。

上海市流氓、盜匪分子石崇文，胆敢偷竊國家某倉庫物資四十次左右，其中最惡劣的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間，他結夥將二十輛車的主要機件盜竊一空。

周一清與卞壽春，都是流氓出身，一貫不務正業，他們在上海組織了盜竊集團，白天以賣胡椒為名，到各工廠或里弄中探找行竊目標，晚上就夥同黨徒到目的地去，用撬門、挖洞、翻牆等方式進行盜竊。他們先後到工廠偷竊銅、鉛等主要生產原料十多次，計三千多斤，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建設。

上海還有一個渾名“一掃光”的盜竊犯，他糾集慣竊和流氓分子五人，專門盜竊合作社公共財產。他們在六個月內，竟先後盜竊楊思、大場等區六個合作社的大批布疋、絨綫、金筆等物，價值數千元。

第二，破壞了我們的社會秩序。

我們建設社會主義，一定要有安定的社會秩序，才能保證建設的進行。我們廣大人民，需要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，愉快地進行勞動生產，安心地進行工作和學習。但是這些流氓、盜匪却蓄意擾亂社會治安，破壞革命秩序。他們惹事生非，在公共場所打羣架，毀壞公物，結夥搶劫，敲詐勒索。

河北省人民公安機關曾破獲了一起重大的搶劫案件，主犯是韓玉樹。他糾集了逃亡的反革命殺人犯和反動的地主、富農等，組織了一個搶劫集團，一共有二十人。韓玉樹本人曾担任過河北省固安、永清兩縣的蔣匪“常備隊”中隊長。這股盜匪經常在北京、天津、張家口之間和固安、新城等十七縣騷擾活動。四年中間，他們共搶劫了四十五次，搶劫的財物和受害的羣衆是很多的。這幫匪徒在行劫時手段極端卑鄙無恥，他們往往冒充我們國家工作人員，破壞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。如一九五三年春天，韓玉樹曾冒充稅務局、公安局的幹部，搶劫了北京地質學院採買人員的買豬款一千多元。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年底，他們共搶劫了七輛膠皮輪大車，十頭牲口，三十輛自行車，三百四十五疋花布，四十二打毛巾，七千多元現款，其他衣物、手錶、鋼筆等物資更是無法計算。在這股匪徒活動的地區，人民羣衆經常受到騷擾，不能安心生產，甚至有的供銷合作社的工作人員也因此不敢帶貨下鄉，影響了城鄉物資交流。

流氓、盜匪王桂德，是上海滬西一個“十兄弟”的流氓組織的“老大”。解放前曾拜蔣匪幫軍官董三毛和流氓夏寶成做“老頭子”，參加過“十三太保”“三十六股黨”等流氓集團，一貫聚衆打架。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，曾三次糾集流氓近一百人，由他供給木棍、黃沙等兇器，在工人文化宮、新仙林、大華溜冰場等地附近打架。又有一次，王桂德動員